

關 於 革 命 文 學

著 者 作

蔣 光 慈 等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出 版

1928

目 錄

給詩人

告青年

革命與文學

關於革命文學

藝術家與革命家

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

文藝家的覺悟

文藝上之社會的使命

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學

藝術之社會的意義

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

果 青

穆 木

郭沫若

蔣光慈

郭沫若

成仿吾

郭沫若

郭沫若

郁達夫

成仿吾

蔣光慈

告青年（散文的韻文）

穆木天

不要看十字街頭象牙的殿堂。

不要看低聲默坐那裏的和尙。

他們不能告訴你們那裏是你們的故鄉。

得知你們的故鄉卽在你們的心頭上。

不看看他們的廟裏偶像與石神。

不要看他們的武者小路，厨川白村。

不要上了他們一知半解的欺騙。

得努力追求人生的至義與藝術的幽深。

得求神秘的奧妙從平凡的生活，

得知道桑麻雞犬才是永生的餽餅。

徹底看你們的房間，徹底看你們的書棹，

徹底看你們的房前，院後，你們的父母，你們的哥哥。

詩歌不是在九霄天外，詩歌就在人間的國裏；

北風刮來的黃土，春暖化出的汙泥，

農夫閑話時的心肝，內戰時軍人的哀泣，

找出來，用最單純的言語，綴成最新的詩。

要永遠看彼岸的茫茫，無限的雲山，

要永遠看那荒城，古渡，那一片草原。

永遠修橋，永遠補路，永遠造船……

啊！在人生坊中，誰有權利傍觀，望洋浩嘆！

得吃好吃的 Beef Steak，香噴噴的大餐，

也得吃燻雞，醬肉，包子，饅頭，八寶飯；

但得用方法吃到你們的肚子裏，

作成你們的血液，你們的筋肉，你們的心肝。

不要看向東方不住跪拜叩首的人們。

更不要向西方不住鞠躬脫帽的人們。

不是同「向左轉！」「向右轉！」那一樣的單純。

你們要求新的東西，得先換新的眼睛新的心。

青年，回到故園，回到自己的荒涼的故園！

回到故園！掙着苦痛的花，走過了平原漫漫！

不要聽路邊喊的「苦悶，」「乾噪，」「文化的，」「風，花，雪，月，天。」

要聽自己的心聲，昇承水洗出的斷續的辛酸。

得知道什麼是新，得知道什麼是舊：

得知道東西沒有新舊，新舊即在你們的心頭。

青年，你們須看異國的榮華，你們也得發現故園的荒丘。

青年，活化了你們的故鄉！你們的故鄉在你們心頭。

革命與文學

郭沫若

我們現代是革命的時代，我們是從事於文學的人。我們所從事的文學對於時代有何種關係，時代對於我們有何種要求，我們對於時代當取何種的態度，這些問題是我想在這兒討論的。我們先來討論革命與文學的關係。

革命與文學一並列起來，我們立地可以聯想到的，便是有兩種極端反對的主張。

有一派人記：革命和文學是冰炭不相容的，這兩個東西根本不能並立。主張這個意思的人更可以分爲兩小派：一派是所謂文學家，一派是所謂革命家。

所謂文學家，尤其是我們中國人的所謂文學家，他們是居住在別外一種天地的別外的一種人種。他們的生涯是風花雪月。他們對於世事是從不過問的。世事臨到清平的時候，他們或許還可以謳歌一下泰平，但一臨到變革命的時候，他們的生活便感受著一種脅威，他們對於革命比較冷靜的，他們可以取一種超然的態度，不然便要極力加以詛咒。這種實例無論是舊式的文

人或者新式的文人，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在他們看來，文學和革命總是不兩立的。

的確也會是不兩立的。文學家對於革命極力在想超越，在想詛咒，而革命家對於文學也極力在想輕視，在想否認。我們時常聽着實際從事於革命的人說：文學！文學！這樣東西於我們的革命事業究有甚麼？她只是姑娘小姐們的消閑品，只是墮落青年在講堂上懶愛聽講的時候所偷食的禁果罷了。從事於文學的人根本是狗錢不值的。

文學家極力在詛咒革命，革命家也極力在詛咒文學，這兩種人的立腳點雖然不同，然而在他們的眼光裏，文學和革命總是不能兩立的。

文學和革命根本上不能兩立，這是一種極普遍的主張，事實上是如此，而且理論上也的確是如此。然而和這種主張極端反對的，是說文學和革命是完全一致！

文學是革命的前驅——在革命的時代必然有一個文學上的黃金時代——這樣的主張我們也是時常聽見的。

我們且先從歷史上來求牠的證據罷。譬如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之前產生了不少的文學家，如像佛爾特爾，如像盧梭，他們都是劃時代的人物，而且法國革命許多批評家和歷史家都是

說由他們喚起來的。又譬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也是一樣。在俄國革命未成功之前，俄國正不知道產生了多少文豪，這其中反革命的當然不能說是沒有，然而勇敢地作為革命的前驅，不亞於法國佛爾特爾和盧梭的也正指不勝屈。

回頭再說到我們中國罷。譬如周代的變風變雅和屈子的離騷，都是在革命時期中所產生的千古不磨的文學。而每當朝代換易，一些忠臣烈士所披瀝的血淚文章，至今猶傳誦於世的，我們也可以說是指不勝屈的了。

是這樣看來，文學和革命也並不是不能兩立，而且是互為因果，有完全一致的可能。主張這種見解的人，自然不能說是全無根據。

那嗎我們對於這兩種不同的主張，怎樣纔可以解釋呢？

同是一個問題而發出兩種不同的主張，而且這兩種主張都是證據確鑿，都是很合理的。我們要怎樣纔可以解釋呢？

這個問題好像是很難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只要把革命的因子和文學的性質略略討論一下，便不難迎刃而解了。

革命本來不是固定的東西，每個時代的革命各有每個時代的精神。不過革命的形式總是固定了的。每個時代的革命一定是每個時代的被壓迫階級對於壓迫階級的徹底反抗。階級的成分雖然不同，反抗的目的雖然不同，然而其所表現的形式是永遠相同的。

那嗎我們可以知道，每逢革命的時期，在一個社會裏面，至少是有兩個階級的對立。有兩個階級對立在這兒，一個要維持牠素來的勢力，一個要推翻牠。在這樣的時候，一個階級當然有一個階級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那一個階級說話。你假如是站在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反對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贊成革命。你是反對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反革命的文學，是替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這樣的文學當然和革命不兩立，當然也要被革命家輕視和否認的。你假如是贊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革命的文學，是替被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這樣的文學自然會成為革命的前驅，自然會在革命時期中產生出一個黃金時代了。

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知道文學的這個公名中包含着兩個範疇：一個是革命的文學，一個是反革命的文學。

我們得出了文學的兩個範疇，所有一切概念上的糾紛，都可以無形消滅，而我們對於文學的態度也就可以決定了。文學是不應該擁護的反對，也不應該擁護的讚美的。這兒我們應該要分別清楚，我們無論是創作文學的人或者研究文學的人，我們是應該要把自己的腳跟認定。每個時代的每種文學都有她的讚美人和她的反對人，但是我們現在暫且作為第三者而加以觀察的批判的時候，究竟那一種文學真是應該受人讚美？那一種文學真是應該受人反對呢？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在先有探求社會構成的基調和社會發展的形式之必要。

文學是社會上的一種產物，她的生存不能違背社會的基本而生存，她的發展也不能違背社會的進化而發展，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句，凡是合乎社會的基本的文學方能有存在的價值，而合乎社會進化的文學方能為活的文學，進步的文學。

社會構成的基調究竟是在甚麼呢？我敢相信，我們人類社會的構造是在求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假使最大的幸福是彼少數人壟斷了的時候，社會生活是無從產生，而已成的社會也會歸於瓦解。在這已成的社會中大多數的不幸的人一定要起而推翻這少數的壟斷者，而別求一合乎這個構成原理的新的社會，這就是那個社會中的革命現象。

但是社會中的革命現象，自從私有財產制度產生以後是永遠沒有止息的，社會中的財富漸次壟斷於少數人的手中，所以每次革命都要力求其平，而使大多數人得到平等的機會。所以社會進展的形式是辯證式（dialectics）的。就是甲的制度失掉了統制社會的權威，必然有乙的一種非甲的制度出而代替，待到時代既久非甲的乙漸次與甲調和而生出丙來，又漸次失掉了統制社會的權威，又必然有非丙的丁出而代替。如此永遠代替，永遠進展起去，其根基都在求大多數人的幸福的生活。所以在社會的進展上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就是凡是新的總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總就是合乎人類的要求，合乎社會構成的基調的。

據這樣看來，我們可以說凡是革命的文學就是應該受讚美的文學，而凡是反革命的文學便是應該受反對的文學。應該受反對的文學我們可以根本否認她的存生，我們也可以簡切了當地說她不是文學。大凡一個社會在停滯着的時候，那時候所產生出來的文學都是反革命的，而且同時是全無價值的。我們中國的八股，試帖詩，濫四六調的文章之所以全無價值，也就是這個原故了。

那嗎我們更可以歸納出一句話來：就是文學是永遠革命的，真正的文學是只有革命文學

的一種。所以真正的文學永遠是革命的前驅，而革命的時期中總會有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出現。

所以我在討論文學和革命的關係的時候，我始終承認文學和革命是一致的，並不是兩立的。

文學和革命是一致的，並不是兩立的。
何以故？

以文學是革命的前驅，而革命的時期中永會有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出現故。

那嗎文學何以能為革命的前驅，而革命的時期中何以會有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出現呢？這兒是我們應該討論的第二步的問題。

大凡的人以為文學是天才的作品，所以能够轉移社會。這樣的話太神秘了，我是不敢附和的。天才究竟是甚麼，我們實在不容易摩捉。我看我們在這兒不要在題外生枝了，我們讓別人拿去作恭維的話柄，我們讓別人拿去作罵人的工具罷。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另外當求一種比較不神秘的合乎科學的根據。

我們人類的氣質 (Temperament) 是各有不同的，從來的學者大別為四種：一種是膽汁質 (choleric)，一種是神經質 (melancholic)，一種是多血質 (sanguinic)，一種是粘液質 (phlegmatic)。神經質的人感受性很銳敏，而他的情緒的動搖是很強烈而且能持久的。這樣的人多半傾向於文藝。因為他情緒的動搖強而且持久，所以他只能適於感情的活動而且是靜的活動。因為他的感受性銳敏，所以一個社會臨到快要變革的時候，在別種氣質的人尚未十分感受到壓迫階級的凌虐，而他已感受到十二分，經他一呼喚出來，那別種氣質的人也就不能不繼起響應了。文學能為革命的前驅的，我想怕就在這兒。文學家並不是能够轉移社會的天生的異材，文學家只是神經過敏的一種特殊的人物罷了。

文學在革命時代能夠興盛的原故也可以同用心理學上的根據來說明。

我們知道文學的本質是始於感情終於感情的。文學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現出來，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總是在讀者心中引起同樣的感情作用的。那嗎作家的感情愈強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強烈愈普遍。這樣的作品當然是好的作品。一個時代好的作品愈多，就是那個時代的文學愈興盛的表現。革命時代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最強烈

最普遍的一種團體感情，由這種感情表現而爲文章，來源不窮，表現的方法萬殊，所以一個革命的時期中總含有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了。

更進，革命時期是容易產生悲劇的時候，被壓迫階級與壓迫者反抗，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所有一切的反抗都是要歸於失敗的。階級的反抗無論由個人所代表，或者是由團體的爆發，這種個人的失敗史，或者團體的失敗史，表現成爲文章便是一篇悲劇。而悲劇在文學的作品上是有最高級的價值的，革命時期中容易產生悲劇，這也就是革命時期中自會有一個文學上的黃金時代的第二個原因了。

以上我把革命和文學的關係略略說明了。這兒還剩着一個頂大的問題，就是所謂革命文學究竟是怎麼樣的文學，就是革命文學的內容究竟怎麼樣。

這個問題我看是不能限制在一個時代裏面來說話的。社會進化的過程中，每個時代都是不斷地革命著前進的。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時代精神一變，革命文學的內容便因之而一變。在這兒我可以得出一個數學的方式，便是：

革命文學——F（時代精神）

更簡單地表示的時候，便是

文學——F（革命）

這用言語來表現時，就是文學是革命的函數。文學的內容是跟着革命的意義轉變的，革命的意義變了，文學便因之而變了。革命在這兒是自變數，文學是被變數，兩個都是 $\propto$ ，兩個都是 $\propto$ 。在第一個時代是革命的，在第二個時代又成為非革命的；在第一個時代是革命文學，在第二個時代又成為反革命的文學了。所以革命文學的這個名詞雖然固定，而革命文學的內函是永不固定的。

我們現在請就歐洲的文藝思潮來證明革命文學的進展罷。

歐洲的文藝思潮發源於希臘，希臘的人本主義輸入羅馬而流為貴族的享樂主義，在五九〇年，羅馬法王格雷戈里一世即位之前，羅馬皇帝及其貴族們的事擅淫奢，使一股的民衆不能聊生，而生出厭世的傾向。應時而起者便是基督教的禁慾主義。所以在當時的革命是第二階級的僧侶對於第一階級的王族的革命，而在文學上的表現便是宗教的禁慾主義的文學對於貴族的享樂主義的文學的革命。宗教的禁慾主義的文學在當時便是革命文學。

宗教漸漸隆盛起來，第二階級的僧侶與第一階級的王族漸漸接近，漸漸妥協，漸漸狼狽爲姦，禁慾主義與享樂主義苟合而產出形式主義來。形式主義在文學上最鮮明的表現便是所謂古典主義。在這時候與第一階級和第二階級的聯合戰線相反抗的，便是一般被壓迫的第三階級的市民。當時一般的市民失掉了個性的自由，在兩重的壓迫之下行將窒息，所以一時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潮應運而起，濫觴於意大利之文藝復興，而爆發於一七八九年之法蘭西大革命。這時候在文藝上的表現便是浪漫主義對於形式主義的抗爭。浪漫主義的文學便是最尊重自由，尊重個性的文學，一方面要反抗宗教，而同時於別方面又要反抗王權，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中的諸大作家，英國的莎士比，米爾頓，法國的佛爾特爾，盧梭，德國的歌德，許爾雷，都可以稱爲這一派文學的偉大的代表。這一派文學，在精神上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在表示上是浪漫主義的文學，便是十七八世紀當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第三階級抬頭之後，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爲核心的資本主義漸漸猖獗起來，使社會上新生出一個被壓迫的階級，便是第四階級的無產者。在歐洲的今日已經達到第四階級與第三階級的鬥爭時代了。浪漫主義的文學早已成爲反革命的文學，一時的自然主義雖是反對浪

漫主義而起的文學，但在精神上仍未脫盡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色彩。自然主義之末流與象徵主義神祕主義唯美主義等浪漫派之後裔均只是過渡時代的文藝，她們對於階級鬥爭之意義尚未十分覺醒，只在遊移於兩端而未確定方向。而在歐洲今日的新興文藝，在精神上是徹底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藝，在形式上是徹底反對浪漫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藝。這種文藝，在我們現代要算是最新最進步的革命文學了。

我對這樣把歐洲文藝思潮的進展追蹤起來，可以知道革命文學在事實上是的確是隨着時代的精神而轉換的。前一個時代有革命文學出現，而在後一個時代又有革革命文學出現，更後一個時代又有革革命文學出現了。如此進展以至於現世，爲我們所要求的革命文學，其內容與形式是很明瞭的。凡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而且同時是反抗浪漫主義的便是革命文學。革命文學倒不一定要描寫革命，讚揚革命，或僅僅在文面上多用些炸彈，手槍，幹幹幹等花樣。無產階級的理想要革命文學家早點醒出來，無產階級的苦悶要革命文學家實寫出來。這樣纔是我們現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學。

現在再說到我們自己本身上來。我們自己處在今日的世界，處在今日的中國，我們自己所